

王锦章 新剧作选

王锦章 编著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作者简介

王锦章，亦名王金章，山东安邱县担山村人，1943年9月7日（农历八月初八日）生于四代教育之家，大学文化，先后在青岛多处学校任高中语文、历史教员，半生致力於史学、古典文学、戏剧和公安



专业的研究，且均有成绩。其间，曾发表过《胶济铁路修筑概况》、《青岛民族工业简史》、《审讯语言与表达技巧》等有影响的史学和公安专业文章；出版过《兵法谋略与侦审对策》、《青岛公安历史资料长编》（合著）等公安专业书籍。此次出版之剧作选，乃工作之暇所创作。另有一部十六万字的《琴屿漫笔》书稿待梓。现为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历史学会会员、山东省历史学会会员、安邱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员。

1981年，由青岛市人民警察学校调至青岛市公安局工作，先后在办公室、法律政策研究室、预审处从事调查研究工作，现在刑警支队服务。

目 录

京 剧

侠伶传.....	(1)
再生缘	(39)
金钗记	(75)
辨奸论.....	(107)
昼吃歌.....	(117)
葫芦案.....	(129)
阴阳案.....	(187)
山阳案.....	(247)
圃井案.....	(275)
厉鬼案.....	(311)

杂 剧

包拯省悟谢嫂娘.....	(349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电 视 剧

 迟到的忏悔.....	(357)
--	-------

后 记

(京 剧)

侠 伶 传

剧 情 简 介

1912年，北洋军阀曹锟在看戏时相中了京剧名伶刘凤玮，欲纳为妾。刘凤玮虽鄙视曹锟为人，但不愿寡母遭受拖累，勉强应允婚事。婚后，刘凤玮备受宠爱，相安无事。1923年，曹锟以5000元至10000元一票贿赂500多名国会议员，得以当选为民国大总统。之后，曹锟日益骄横，不恤民情。刘凤玮苦苦相劝无效，遂与曹锟决裂，携幼子离京回天津居住。

曹锟当选大总统不到一年，冯玉祥将军发动“北京政变”将曹锟幽禁在中南海的延庆楼，两年后方得以获释。此时，曹锟贫病交加，求生不能。刘凤玮不念旧恶，将其接回家中，延医抓药，百般调治，使其身心日益好转。

“七·七事变”后，日寇占领了华北，极力拉拢曹锟出来当傀儡。同时，曹锟的老部下也到曹宅来进行游说活动，但被刘凤玮婉言拒绝。曹锟至死没当汉奸，保得了晚节，全仗刘凤玮之努力。

场 次

第一场	相中
第二场	陷阱
第三场	中计
第四场	训子
第五场	斥曹
第六场	决裂
第七场	骤变
第八场	获释
第九场	借贷
第十场	拒降

人 物

刘凤玮	(正旦)	曹锟之妾。
刘 母	(老旦)	刘凤玮之母。
曹 锟	(副净)	民国大总统。
苟赤仕	(丑)	曹锟的副官。
梅 香	(旦)	曹府丫环。
曹家珍	(童生)	曹锟的幼子。
老 板	(丑)	戏院的老板。
龟 田	(净)	驻华日军副总司令官。
车 夫	(杂)	洋车夫。
校 官	(生)	冯玉祥部下,军官。
学生甲、乙	(童生)	曹家珍的同学。
群众、士兵、剧团演员等若干人。		

第一场 相 中

〔民国初年秋，北京广德楼戏院。门报正中竖写“刘凤玮主演”，下面横写《宇宙锋》几个醒目大字。〕

〔苟赤仕身着戎装、佩短枪上。〕

苟赤仕 (白)司令好美人儿，咳咳，我也跟着捞油水儿。我，苟赤仕，在曹司令麾下当了一名贴身副官。现有要事特来向司令报告。司令！司令！

〔曹锟身着戎装、佩短枪上。〕

曹 锟 苟副官，嚷嚷嘛？

苟赤仕 司令；好消息，好消息。

曹 锟 嘛事儿？

苟赤仕 司令，“广德楼”才邀了个坤角，嘿！那真是要嗓有嗓，要扮相有扮相，那个水灵劲就甭提啦。

曹 锟 哈……真有你的。老子这就去玩玩她，走！

苟赤仕 是！卫兵？

〔两卫兵均佩双短枪上。〕

两卫兵 报告！

苟赤仕 进来！你俩听着：(唱〔西皮快板〕)

今晚司令去看戏，

小心伺候没亏吃。

要是大意出问题，

(白)妈拉个巴子的，(接唱)

你俩的脑袋全落地！

两卫兵 是！

苟赤仕 (从衣架上取过披风给曹锟披在身上。讨好地)司令，刚才是跟谁生气？

曹 锬 还不是跟三姨太。

苟赤仕 怎么啦？

曹 锬 (唱〔西皮流水板〕)

三姨太发脾气，
死活不让我讨小的。
老子今年五十一，
至今没有个儿子。
母鸡窝里哄骗你，
养着全是白吃食！
呸！走！（同下）

〔二幕落。

〔汽车喇叭声。街市嘈杂声。

〔二幕启，曹、苟、卫兵同上。

苟赤仕 咳咳，到了。司令，请上特等包厢。

〔曹、苟入座。两卫兵侍立身后。三通鼓罢，开戏。

〔刘凤玮扮赵艳容上。

刘凤玮 (唱〔反二黄慢板〕)

我这里假意儿懒睁杏眼，
摇摇摆，摆摆摇摇扭捏向前。

观 众 好！好！

刘凤玮 (接唱)哎呀，我官人来了，官人在哪里？

哎呀，官人哪，我只得把官人一声来唤，一声来唤。

我的夫哇，官人，这里来呀，随我到闺房内共话缠绵。（下）

〔曹锬等人走向舞台。

曹 锬 哈……老子这不是来了吗。苟副官，刚才唱的是嘛戏？

苟赤仕 司令，刚才唱的是《宇宙锋》。

曹 锬 嘛蜂？老子只知道有大马蜂，还没听说什么绿豆蜂呢！

观 众 哈……

曹 锬 笑嘛？你们这些王八戏子吹鼓手，找死？

苟副官，刚才唱嘛蜂的那个姐长得还挺水灵的。

苟赤仕 怎么,司令相中啦?就怕……

曹 锬 你说三姨太,老子怕她个球!

〔戏院老板慌慌张张上。〕

老 板 老总,鄙人是戏院的老板。这个角儿是刚从天津邀来的,不懂
京城规矩,请多包涵,多包涵。

曹 锬 包涵个屁!你快把她叫出来,老子把她包啦!

老 板 (拿出两根金条)别……这是孝敬您的,小意思。

曹 锬 老子不稀罕这个。少罗嗦!

苟赤仕 噢——你还不认识吧?这位就是袁大总统麾下大名鼎鼎的曹
司令。

曹 锬 嗯,老子就是曹锬!

苟赤仕 你快去把小姐叫出来!免得司令发火。我家司令根本就不稀
罕这点小玩艺儿。(顺手将金条装入口袋)

老 板 是是是!(下)

曹 锬 把看戏的统统撵走!老子全包啦!

两卫兵 (驱赶众人)走!快走!

观众甲 且慢!我等是花钱来看戏的,为什么把我们撵走?

观众乙 对!凭什么撵我们走?还有没有王法?

曹 锬 (连鸣数枪)这就是王法!

〔剧场大乱。场面与观众逃散。〕

〔老板领刘凤玮上。〕

老 板 刘老板,快见过曹司令。

刘凤玮 曹司令,您叫我吗?哪儿唱的不对,请多指教。

曹 锬 嘿,嘿嘿,嘛指教?都对,都对。

刘凤玮 那好,告辞!

曹 锬 别,别别别,本司令就是爱……

苟赤仕 是啊!我家司令就爱看您的戏。

曹 锬 是啊,我把你全包啦。往后,你就专门唱给我一个人听得啦。

老 板 司令,小人这五千大洋的合同……

曹 锬 老子不管这些!

苟赤仕 少罗嗦！快叫她收拾一下跟我们走！这合同钱嘛……好说，好说。

〔众演员纷纷跑上。〕

众演员 （合）班主，您不能去啊！

老板 刘老板，我是上有老下有小，您可得拉我一把，答应了吧？

老演员 班主，您不能去啊！大伙都依靠您吃碗饭呢。

小演员 您，您……万万不能去啊！

众演员 （合）不能去啊！

曹 锬 谁再敢阻挡，老子崩了他！

刘凤玮 大伙放心！咱要是不唱戏，这三十三口人吃什么？既然司令瞧得起我们，咱就唱。

曹 锬 好，痛快！

刘凤玮 兄弟姐妹们，来，这就唱！

〔场面各就各位。〕

曹 锬 你，你……

刘凤玮 你不是全包了吗？你不是叫我唱给你一个人听吗？

曹 锬 我是叫你到我府里去唱。

刘凤玮 （略有所思）也好。不过，我有三个条件。

曹 锬 只要你答应去唱，就是三千个条件我也答应。

刘凤玮 好，一言为定。（唱〔流水板〕）

这第一条最简单，

每人每天五元钱。

戏班人口三十三，

总共一百六十五元。

当天清账不拖欠，

（白）少一个子儿，

（接唱）我们也不干！

众演员 （合）对！（接唱）我们也不干！

曹 锬 （唱〔西皮摇板〕）

老子的金钱数不完，

九牛一毛我不稀罕！

哈……小意思。

刘凤玮（唱〔西皮流水板〕）

第二条也不难，

人马一个也不准减！

众演员（合）对！（接唱）人马一个也不准减！

曹 锬 这……

刘凤玮 怎么，你不是全包了吗？你减一个人我也没法唱！

众演员（合）对！减一个人也没法唱！

苟赤仕 好说，好说。这第三条……

刘凤玮 你说不算数，司令还没发话呢！

曹 锬 好，这条老子也答应你！

刘凤玮（唱〔西皮流水板〕）

第三条更好办，

每天开戏八点半。

一天一出任你点，

唱完就走我们回旅馆！

众演员（合）对！（接唱）唱完就走我们回旅馆！

刘凤玮 三百六十五出戏的戏单在此，请看。（递戏单给曹锬）

曹 锬 这第三条……

刘凤玮 怎么？不成拉倒！（欲下）

苟赤仕 别别别，别走啊。司令，您就全答应了吧！

曹 锬 好，一言为定，明天开戏。

刘凤玮 且慢！口说无凭，当众立据。

曹 锬 他妈的，真刁猴！

苟赤仕（示意）司令，别上火嘛！

曹 锬（会意）好。苟副官，立字据。

苟赤仕 是！拿笔墨来！（卫兵端笔墨纸来）

（〔急三枪〕）

〔立下字据后，刘凤玮等同下。〕

曹 锬 哼哼！什么字据不字据，只要她进了我曹家大院，管叫她肉包子打狗——

苟赤仕 对，有来无还！

曹 锬 呵哈……（四人同下）

——幕落

第二场 陷 阱

〔三天后。曹宅客厅。〕

〔曹锬气忿忿上。〕

曹 锬 好恼哇！（唱〔西皮摇板〕）

这个戏子性乖张，
至今不肯拜花堂。
我软硬兼施都用上，
她是死活不应，我没主张。

（转〔流水〕）

气得我茶不思、饭不想、
头发昏、脑发涨，
两眼一阵阵地冒金光。
几次我把子弹推上膛，
扳机一抠霎时叫她见阎王。
怎乃我好美人、爱娇娘，
她那张小脸蛋叫我一阵阵地心痒痒。
万丈怒火我且强忍让，

（转〔西皮散板〕）

但愿她早日里回转心肠，唉！

〔苟副官上。〕

苟赤仕 司令三天没得手，我这心里也不好受。报告！

曹 锬 进来吧。

苟赤仕 怎么，司令还在为这事伤心吗？

曹 锬 可不。这个戏子真刁猴！

苟赤仕 司令，有门啦。

曹 锬 嘛门，快讲！

苟赤仕 司令，您莫着急啊！（唱〔反西皮摇板〕）

尊声司令莫伤怀，

听我把话说明白。

刘老板为人性情怪，

不爱荣华不图财。

她秉性刚烈有气派，

死活不怕你无可奈。

更何况还有一帮子臭无赖，

一时一霎和她也分不开。

我已派人探明白，

刘母住在天津凤凰街。

既然是司令真心把她爱，

只有请她老母进京来。

刘老板性至孝名扬在外，

再叫她孤身探母来。

只要她一人进了这大院，

纵然插双翅也难逃出高墙外。

我这里施妙计一切巧安排，

官叫她乖乖地与您把堂拜。

（白）司令，怎么样？

曹 锬 好，真有你的。怪不得人家叫你小诸葛呢。

苟赤仕 司令夸奖了，愿为司令效犬马之劳。

曹 锬 好，事成之后我亏待不了你。你即刻坐我的汽车去天津，就说这个、这个……

苟赤仕 司令请放心，这点小手段还是有的。

曹 锬 哎，可千万别伤了和气！

苟赤仕 那是。这是去请司令的岳母大人嘛。（下）

曹 锬 哈……刘凤玮啊刘凤玮，这下子我看你还有什么本事。反正天津离京城也不远，我再耐着性子等几个钟头。（下）

——幕落

第三场 中 计

〔接上场。曹宅客厅。〕

汽车喇叭声。苟副官着便装，扶刘母上。

刘 母 （唱〔二黄导板〕）

闻听我儿受了伤，

（转〔回龙〕）

一路上，

我头发晕、脑发胀、天旋地转、站立不稳身欲张，

好一似万把尖刀扎心上，

（转〔原板〕）

我恨不能变作飞燕张翅膀，

一下子飞到儿身旁。

这娘想儿，儿想娘，

两般心情俱一样。

人老更需亲人傍，

怎不叫娘痛断肝肠。儿啊！

苟赤仕 老太太，您先到客厅里稍候片刻，我去把刘老板接来，也好叫你们母女早早会面啊。

刘 母 先生，我和您一块去吧！

苟赤仕 哎——我早已说过，刘老板在戏台上摔了一跤，不要紧的。我马上去把刘老板接来。您坐，您坐。

刘 母 您真是个大好人啊！叫我们娘俩怎么感谢您呢！

苟赤仕 老太太，您甭客气。自家人嘛。

刘 母 先生，我的拐杖忘在汽车上了，快快拿来！

苟赤仕 唉，不就是根雕花拐棍吗？又不是什么贵重物。丢不了！（下）

刘 母 您哪里知道，这是当年我在戏台上摔伤后，还是她爹给我买的哟。

〔两婢女献上茶点后退下。

〔两卫兵暗上，荷枪侍立门侧。

欸！不对劲。

〔汽车喇叭声。

〔刘凤玮手持其母手仗上。

刘凤玮 （唱〔二黄摇板〕）

忽闻娘亲病情重，

叫人心碎痛不欲生。

啊，母亲在哪里？母亲在哪里？

（母女相见）啊，母亲，您老病情如何？

刘 母 儿啊，娘没病。你摔得重吗？快！快让为娘看看。

刘凤玮 娘，孩儿根本就没摔伤！

刘 母 怎么？那位戏院的老板说……

刘凤玮 娘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戏院的老板。他是曹司令的副官。

刘 母 哪个曹司令？

刘凤玮 咳，就是咱天津布贩子曹三啊！

刘 母 怎么，曹三当司令啦？这个人咱可惹不起啊！

刘凤玮 娘，咱们都叫他给骗啦！这些无耻的流氓！

刘 母 这到底是啥事哟？

刘凤玮 娘啊！（唱〔西皮流水板〕）

叫娘亲，听儿讲，

孩儿根本就没摔伤。

这曹三，邪心肠，

一心娶我做偏房。

孩儿生来性情犟，

我宁死不肯拜花堂。
他设下毒计把母女诬，
女儿与他到公堂。
是非曲直对官讲，
我与他们论短长！

(白)娘，咱们走，告他们去！

〔苟副官着戎装暗上。〕

苟赤仕 呵呵，告，哪里去告？

刘 母 怎么？你——

苟赤仕 怎么？不认识了么？

刘凤玮 苟副官，你，你……

苟赤仕 刘老板，我也是一片好心嘛。您要是不答应这桩亲事，司令的脾气您是知道的，一旦司令发火，先把老太太给……纵然，您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该为高堂老母着想啊！

刘 母 (拭泪)儿啊，你，你……

苟赤仕 老太太，一路之上怠慢了，请多多包涵。刘老板我这可是完全为您母女着想啊！您只要成了这门亲事，管保您享不尽的荣华，受不完的富贵，住洋楼，坐小汽车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比当下九流戏子强万万倍！对吧？老太太，您劝劝刘老板嘛。(暗下)

刘 母 儿啊——(唱〔西皮导板〕)

适才间听此人把话细讲，

(转〔原板〕)。

想起了当年事一桩。

想当年，我在京城把戏唱，

孙道台强逼我做他的偏房。

你爹爹将状纸递到大堂上，

可怜他棍棒之下一命亡。

撇下我孤儿寡母无依傍，

逃离京城隐姓埋名度时光。

吃糠咽菜盼你长，
我流的泪车载斗装。
也是我儿性情刚，
十六岁领班挑大梁。
谁料想大祸又从天上降，
偏偏与娘命一样。
为娘我痛断心肝裂断肠，
何日里才能得见日光！
儿啊——

刘凤玮 (唱〔西皮快板〕)

娘亲不必泪湿裳，
人生在世要自强。
任人欺凌儿不让，
我拼一死与他去见阎王！

刘 母 (接唱)

我儿说话欠思量，
哪里与他们把理讲？
我儿若不与他拜花堂，
他必定恼羞成怒逞凶狂。
我儿若有短和长，
谁为你爹把坟上？
儿死刘门一脉亡，
为娘九泉之下脸无光。
倒不如我把眼一闭见阎王，
免得我儿挂肚肠。

(欲触柱被刘凤玮扯住)

刘凤玮 唱〔西皮散板〕)

娘亲不必太悲伤，
孩儿我(抽泣)答应这门亲一桩。

刘 母 儿啊，这都是命里注定的啊。娘知道，你和那个唱小生的要好，

这……委屈你了！

刘凤玮 娘……（哭泣）咱们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（拭泪，面对卫兵。）去，叫他们进来！

卫兵甲 是！有请曹司令。

〔曹锬、苟副官同上。示意两卫兵下。〕

苟赤仕 来来来，老太太，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曹司令。

刘 母 曹司令。

曹 锬 罗嗦嘛？成，马上拜堂！不成，老子先崩了你这个老乞婆！

刘凤玮 好，我，我答应你！

曹 锬 啊呀，我的亲娘（自觉失态，转向刘母一揖），呃呃，岳母大人。

苟赤仕 司令，恭喜恭喜。

曹 锬 哈……

刘凤玮 慢！我有话说。

曹 锬 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

刘凤玮 聘礼，我分文不要，但我那伙兄弟姐妹一个也不能亏待了他们，发一万块大洋叫他们自谋生路。

曹 锬 好，够义气。我曹锬就最讲义气，冲你这句话就发一万块大洋给他们。

〔刘凤玮母女拭泪同下。〕

苟赤仕 司令，一切安排就绪，您也该梳洗打扮打扮，也好拜堂成亲啊。

曹 锬 对对对，是得好好打扮打扮，马上拜堂成亲。哈……

苟赤仕 司令请！

曹 锬 好好好。哈……（同下）

——幕落

第四场 训 子

〔六年后。曹府内宅。〕